

本周书籍推荐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厉以宁 著

国内首部深度解读十八大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走向的高水平权威著作。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纵论土地确权、国企改革、民营企业的产权维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等当前热点问题。

作者简介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等。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内容概览

本书以产权改革为核心，讨论了土地确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民营企业的产权维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社会资本的创造等问题；总结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对中

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和研究，并阐明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出版人推介

厉以宁教授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2013年3月当选中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



厉以宁教授以其卓越成就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他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和趋势具有一定风向标作用。

黄永玉： 百岁前是没时间玩了 争取活到写完自传

11月30日，黄永玉作品展集中展出他的文学创作手稿、绘画、书法、雕塑等作品440多件。

11月30日-12月1日，两天，三场活动：媒体见面会、开幕式、签售会，90岁的黄永玉都亲自出席。这个搞了一辈子绘画，号称唯一懂的电器是手电筒的“老顽童”，在“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长沙媒体见面会上表示，“我写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因为我胆小，前辈很多，不能不小心。”黄永玉说，“我最喜欢萧乾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他看了一定很高兴。但我很害怕沈从文先生，他看到我的文章一定要改很多，改的甚至比我的还多。”

文学与绘画同时起步

这次展览中，黄永玉最早的文学作品是1947年的一首诗《风车，和我的瞌睡》。当年这首诗歌发表的同时，黄永玉还创造了一个风车和一个木刻，这显示，当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也开始了美术创作。

“我在文学上比较认真，我写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有时一小段要改好几页。我是胆小，前辈很多，不能不小心。”黄永玉说，“我最喜欢萧乾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他看了一定很高兴。但我很害怕沈从文先生，他看到我的文章一定要改很多，改的甚至比我的还多。”

创作源泉来自复杂生活

很多人怕提“老”字，但黄永玉不同，“老”这个主题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里，80岁时，他写道：“人说八十不留饭，大伙吃给他们看。”黄永玉在一幅丈二巨作书法作品中，写着：“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这句看似对“老”的感叹却显示出黄永玉对死亡和衰老的蔑视和坦然。

黄永玉依然充满活力，90高龄依然保持充沛的创作欲望，让人好奇。他笑着答道：“我说不出什么道理，人活着总要对得起这三顿饭，我只会画画和写点东西。”

黄永玉幽默的风格常给人带来快乐，但他说：“快乐是人生找到一个出路、一种观点、一种看法，人生应该谅解、应该快乐。我的创作源泉是来自复杂的生活，里头包括有痛苦，有凄凉。快乐不是我的追求，生活的经历、复杂的经历，是我的追求。”

计划写三部自传小说

今年9月，自称已“长满一身青苔”的黄永玉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的第一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黄永玉透露，现在正在写第二部。

按照黄永玉的计划，整个《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将分三部：第一部的内容年代设定在1926年-1937年之间；第二部设定在“抗战八年”间；第三部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

已是耄耋之年的黄永玉笑称，“到90岁时还只写了12年，看来一百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争取活到把自传写完。”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岱霞)

趣谈绘画

没受过训练，反而没了约束

从少年起，黄永玉因穷困离开家乡，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黄永玉说，“我半生漂泊，除了喜欢之外，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没有受到很多的约束，东看看、西看看，也就是我常常讲的。我没有吃过正餐，地上捡一点吃一点，东南西北到处跑、到处捡，形成自己这么一个形式，也可以叫做风格吧。”

对于绘画，他说：“我每一张画都是很遗憾地完成的，有时一张画完了，回头一看，哦，还有问题，那么下张画要注意。可是等到画下一张又还是有遗憾，所以一辈子画画是遗憾的过程。”

(桂林童迪 徐行 摄)

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王小鲁 著

内容简介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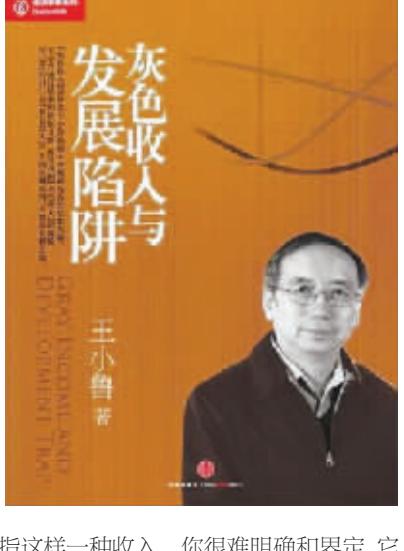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

编辑推荐

“灰色收入”清算者王小鲁的收入分配研究首次结集出版，直指“十二五”规划重点。

王小鲁通过缜密的数据分析，推算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深层次探讨巨量“灰色收入”的产生的体制原因，并提出化解之观点：我理解的灰色收入，其实就



指这样一种收入，你很难明确和界定，它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的收入。因为生活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你不容易界定，我管这种现象叫灰色收入。

揭露农村青年成光棍的真正原因 谁来呵护农村青年的情感家园

■ 文图 / 刘志强

农村女孩子初中毕业后到城市打工，一打工就不想回农村，而是选择嫁到城市郊区或外地。而留在农村里守护家园的青年小伙子们却找不到对象，情感家园里一片空白。在记者采访时，许多农村青年都发出感叹：找对象太难了，即使现在有钱也找不到媳妇了。真的，找对象难，已是当前农村青年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近年来一直让许多家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找了8年，都没找到一个媳妇

10月18日，从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城出发，穿过一片美丽的森林、走过南门峡水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记者来到了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峡镇。镇所在地却藏寺，这里地势陡峭，四面环山，头顶蓝天，一条小河因久旱干枯，早已见底。“我们这里春、冬天条件很差，风沙大，但是我们这里的夏天特别漂亮……”从南门峡新村一家大门里走出来的50多岁的赵满山对记者说。

据了解，南门峡镇在互助县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地方，但是近年来，青年小伙子的婚姻问题一直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老话题。

赵满山的儿子赵虎，今年28岁，一直是单身，在农村这年龄已经成了大龄青年了。“在我们这啊，像我儿子这个年龄，已经过了结婚年龄段了，但没办法，我们一直在找‘媳妇’，但就是找不到。”赵满山说。

互助县某乡村的王某今年已经34岁了，可还没找到对象。他告诉记者：“现在农村男青年找对象实在是太难了，顶大的一个村子就是找不到青年女子，连谈恋爱的对象都没有，因而难以娶到妻子了。”而据记者调查、采访发现，现在在农村，像王某这样的大龄青年，在找对象上仍然茫茫无望的农村男青年还有很多，也就是说众多的农村男青年遇到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找对象难。“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导致了一些不该有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非法买卖等现象的产生。”一位乡镇干部说。

王某说，“我早在8年前就开始找对象了，除了家里的人到处打听之外，连亲戚朋友都发动了，但至今还是一无所获。”王摇摇头说，“现在农村的女青年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这些男青年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不知以后该怎么办了？”

在互助县南门峡镇采访时，一位乡村干部对记者说，拦隆口镇的农村经济相对于其他邻村还算可以，但还是留不住女孩子的心。据介绍，这个镇上目前在



20—35岁之间的青年没有结婚的有2000多个。“村上过完年后就再也看不到女孩子们的身影了，除了在县城上高中的女孩子周末回家时，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以外，平时根本看不到女孩子们的身影。”村里的一位青年人说。

而互助县蔡家堡乡刘家村，一个小的村庄，没结婚的男青年就有40多个，和这些年轻人岁数差不多的女青年早已成了家，生了小孩；南门峡镇却藏寺村有20多个青年没有结婚，其中有许多人尝试到外面去“领媳妇”回家，可领到家后，不到一个月“媳妇”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湟中县的一些村子里，找不到对象而到处“领媳妇”的大有人在……

对于农村男青年找对象难的问题，许多人纷纷支招。已退休的乡村李老师道出了他的见解：最主要的是各级党政组织以及相关部门要多加以关注。一是要多为这些农村男青年举办一些能够与市场对接、具有实用价值的技能培训班，让他们能学到1至2门实用技术，同时要适当帮助他们带着这些技能，走出农村到城镇去寻找新的就业岗位，锻炼自己，开阔眼界，增强见识，展示自己，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融为一体。二是要想方设法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要帮助引进一些能够适合农村发展的经济项目，使这些农村青年在家门口即有事可干，有钱可赚，能致富。三是要多创设条件，让这些农村男青年与外界女青年有多接触、多交往、多了解的机会。如建立农村婚姻介绍所、开展各种民俗节活动等。与此同时，农村男青年更要自爱自强，奋斗不息，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勤劳肯干，不怕吃苦，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使自己有所作为，从而获得外界女青年对自己的青睐。

在湟中县拦隆口镇采访时，一位乡村干部对记者说，拦隆口镇的农村经济相对于其他邻村还算可以，但还是留不住女孩子的心。据介绍，这个镇上目前在

农村女青年离农村越来越远

柯灵说：“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在农村采访的日子里，到处都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话：谁又愿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呢？可家乡的土地实在创不出什么东西，眼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换来的却是拮据空荡的家时，唯一能走的路只有一条——打工，他们都想通过打工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

在湟中县拦隆口镇采访时，一位乡村干部对记者说，拦隆口镇的农村经济相对于其他邻村还算可以，但还是留不住女孩子的心。据介绍，这个镇上目前在

肖鹰： 在国外演讲 为何痛批郭敬明？

近悉，应加拿大孔子学院邀请，中国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近日赴加拿大做巡回演讲，在多伦多、温哥华、魁北克、滑铁卢、贵湖市等地所做的“当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与价值观”、“网络时代的艺术演变：美与丑”、“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等多场主题讲座反响热烈。其中，肖鹰痛批了郭敬明《小时代》图书与同名电影的畅销与热映现象，认为此类作品的集中出现，助推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文化传统的断裂。

在“当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与价值观”的主题讲座中，肖鹰不无犀利地指出，中国以道德为本位，强调教化和学习的文化传统在中国青年一代的身上正在消失和断裂。随着广泛的社会迁移和新信息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娱乐技术的一体化后，在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生活中，出现的新趋向是娱乐压倒学习，自我表现压倒社会教化。在他看来，中国的青年一代正在把享乐和消费作为自我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把追求名牌和奢侈品定义为青春梦想，被《纽约时报》介绍为当代中国最成功的“流行作家”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小说、和所执导的同名电影在青少年间的大肆流行，正是此种现象最有力的说明。

“郭敬明用‘小时代’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时代。”‘大时代’的理想是国家整体的、精神向上的；‘大时代’的理想则是个人自我的、物质享乐的。郭敬明作品的畅销，在文学和电影上都乏善可陈，但是，他的确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青年一代精神上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突出地表现在‘我消费，我存在’，尽管这种‘消费’因为经济能力的限制，更大程度上表现在对郭敬明式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小说、电影形象的追求和迷恋中。”肖鹰说。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及“中国艺术经典赏析”等讲座中，肖鹰则表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继承与创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辩证思考。

肖鹰参加学术之旅由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发起，加拿大多所孔子学院和社团联合主办。

(陈香)

石钟山谈 编剧作家富豪榜 称编剧收入“极寒酸”

12月2日，“中国编剧作家富豪榜”公布，以2100万稿酬位列第六名的石钟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这个数字不精确，只是一个估算值。编剧的收入在业内来说极为寒酸，在制作环境中堪称弱势群体。”

编剧生存环境不易： 收入低 不同编剧待遇差异大

对影视界而言，最缺的就是好剧本，但许多编剧的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版权纠纷还属少数，待遇差异大的问题在编剧界则很常见。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线编剧的要价较高，而刚刚入行或者不知名的编剧，一部戏可能也就几万元。而比起成名编剧作家，年轻编剧的上升道路尤为狭窄。

石钟山告诉记者，在影视剧创作的整个环节中，剧本的地位十分重要，编剧应该是影视作品的核心创作力量，但编剧的地位却与他们起到的作用不大相符，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编剧的收入在业内来说，也可谓“寒酸”。

编剧行业或存“霸王条款” 疑变相拖欠稿酬

而编剧行业里存在的一些“霸王条款”，更让编剧的待遇雪上加霜，比如剧本质量要达到投资方要求的标准为止、剧目不公开不给编剧税后的酬金。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在业内看来，就是变相拖欠编剧稿酬。

石钟山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表示，编剧在一个制作环境中堪称弱势群体，出品方可以随意找一个理由批评剧本创作的不好，马上便可终止合同，此时的编剧只能拿到之前所付的酬劳，并且剧本版权还控制在对方手里。“编剧们大多选择与‘靠谱’的出品方合作，是因为担心其单方面终止合作。”石钟山坦言。

此外，不少编剧处于无单位、无保险、无保障的“三无”状态。“编剧在中国没有职业化，还处于作坊式，影视的资产权益体现不到编剧身上。”美国新闻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高群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到。

石钟山谈编剧工作： 曾因伤心萌生退意

石钟山对记者说，在编剧创作过程中，思想不被蹂躏是他的底线。他只按照自己喜欢的题材来创作，先写出小说，然后做剧本时可进行修改，弥补小说中留有的遗憾。“别人给我题材让我来写，那肯定没法合作。”

军事题材剧本是石钟山比较擅长的领域，其中《激情燃烧的岁月》堪称优秀作品。石钟山认为，这个年代缺乏英雄，编剧通过文学作品呼唤英雄，契合观众的审美与希望，这也是军事题材之所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上官云)